

聊斋新志



陈更 著

*The new strange stories
of Liao Zhai*

聊斋新志



陈更 著

*The new strange stories
of Liao Zhai*

作者自介

一代前言

作者陈更，原名陈守中，河南内乡赤眉人。内乡辖内，村庄多以营、寨名之，作者童年生活在赤眉的营、寨之中。湍河暴骤，故乡的水的性格影印着作者的一生。六十年代，中州乡野赤地千里之际，作者随父遁入南阳小城，以略略高于乡间的营养滋润脑筋，得力阅读《水浒》，且影响颇巨，作者在后来常自称蓼儿洼中人。

作者成人之后虽不争气，青年以前成绩颇佳，师友多以未来之举进期待之。然平静的校园学习，似乎对作者并未产生大的性格影响，其影响只在于文化知识的熏育方面。文化革命使社会天翻地覆，也使作者睁开历史的惶惑、惊愕、震怒之目。《耳残》一文中，血淋淋的四十八只教授割遗之耳，得之于当时他就读的南阳一中之印象；《陈学维》中那位不惧狼豹、不惧野人，唯独在丛莽中怯怯窥人的主人公，则直接取用本族二伯陈学维的名字。

知识青年的生活是一代城市青年的共同经历，作者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邓州乡间重新体验了幼年时代曾经经历的与农民水乳交融的生活。在饱经磨难和黑暗后，初初返城，即遭遇了父亲惨死的事件，继而遭遇的是感情方面的失败，这是一些惊魄裂心的个人感受。在此感受中，苍茫四望，他于十年的涕泗横流中写着一些悲天怜地的诗。作者青年时代的最大人生

愿望是做个诗人，在他的第一部他认为聊有价值的诗集《神矢》——神矢取意于爱神丘必特的神箭，他想用爱之神箭射穿当时那毫无人之感情的酷虐现实——的序诗中写道：“请将这神矢积垒，这积垒将是我的金字塔，或者我在这塔上成王，或者我在这塔下埋葬！”

这是破釜沉舟的人生奋斗的呐喊。作者所出门望低微，所处地域偏狭，时代的原因又使他青年时期不可能得到系统的文化锻炼，他深知其生命能力的有限，他将尽生命而为之，以实现青年时代的诗人之梦：虽然在诗歌的金字塔上成王的机会极微，他不惜冒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在塔下埋葬的危险，在极端反文化的时代仅凭个人力量做着文化努力的孤军奋战。

在以后的人生经历中，他并非没有登上他所期望的金字塔顶。七十年代末，在他遭受巨型拖拉机辗轧而获得生命的未亡之后，他高吟着“当你失去太阳的宠爱，在万米以下的大海之底层，你自己便是太阳，放出光明”的《生命》之歌，走进大学的殿堂，并于次年在《诗刊》、《人民文学》诸杂志连发诗歌，且将自己的文学努力推进至《中国文学》。那是以英法文种向世界彰扬本民族文学成就的国家刊物，在1980年的最末两期，你可看到作者的与同代诗歌枭雄舒婷诸人并列的名字——他应是三十年来中原地区以学生身份作品荣登此刊的第一人。然而，由于政治和性格的原因，文学出版的当局对此统统漠而视之，他们以无言相扼杀。作者受到的并非只是漠而视之，次年，他终于同他的《神矢》序诗中的预言——“或者你在这塔下埋葬”——相遭遇，被终生驱逐出贵族文化的天地，在蓼儿洼的漠漠荒草中几度绝望地进行他的文化努力。

八十年代的“驱逐”是一次重创，他用了七年的时间经

历了生命的复苏和生命的再次绝望；“大江歌罢掉头东，难酬蹈海亦英雄”——在壮志难酬的再次绝望后，他确曾蹈海东渡。他是中原小人，北人不识角辑，经历了没顶的狂涛之后，他带着遍身创痕复归中原。此次复归使他彻底从诗的五里雾中堕入人生的地下：在朋友的劝谏下，他放弃了一度从事的苦力行当，拿起笔来，并用口舌开始了他的律师生涯。每日他与忠良德善、奸滑邪恶各色民等相邂逅，与悲欢离合、穷福苦死各类事件相遭逢——他的事务所是民间生活的瞭望台，是社会底蕴的显微镜。他本是借法律的田地耕养生命，抚儿育口，不意却遇到了文学的沃土：绝望的思想之树结出了绚烂的怪异之花。作者相信优秀先人的灵魂不死，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用心执著地寻找自己的继承人。1991年的仲夏之月，作者确实隐隐感到，东鲁淄地的蒲松龄漫游至中原宛地，在自己身上“借尸还魂”。作者常感虚弱的是他的能力，他坚持相信的其实是一种以先人、自己和后来者为环扣的人间精神。

学子士人说：中国文学进入近代，文言小说已经死了。此论断的推理基础无庸赘言。这实在是一种缺乏知识实力的论断：浅白的语言如此成风，但文言为形式的古体诗词未死，愈尊贵者愈写之；毛笔已远远地抛离实用的圈子，以毛笔为工具的书法竟有蠢蠢欲动的跃进之势；何以独谓文言小说死了。纵观中国小说史，其发展的脉胳独特，较之于其它文化品种，文言小说更可能不死。文言在文化的境域几揽一统天下的中国古代，白话的小说却能异军突出，直溯明、唐；白话普及的五四之后，文言小说理当拥有一席之地，花枝独秀。在小说之树上，文言、白话确实分为两枝，君不见：以《聊斋志异》、《红楼梦》为代表，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共荣于有清一朝。有鉴于

此，实不可据一枝之盛而言另枝必衰。“太阳底下无新事”，作为文化田园上的任一种类，它们的生命其实永存，只待我们去发掘。

作者认为小说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盐化大海，一种是大海蒸盐。在以斤量计值而不是以实质计值的今天，动辄数十万言、数百万言，表面上汪洋恣肆，实际上虚幻无物。在此情况下，甚有必要祭起文言《聊斋》之旗，以对抗文学乃至文化整体上的浮躁状态。在此意义上，小说宜学《春秋》，应当以精微之言阐述人间大义。文言也确有另用，可以掩饰棱角、隐蔽锋芒，在思想禁锢不时出现的历史空间内，不拂闻者之意，说话者却在较大程度上实现了言论自由。文言甚至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化淫秽为雅丽。男女之事乃今日文学之必，作者在《聊斋新志》中也曾入场试之。即是这种场合，作者仍作着不失大雅的秋水文章。

尽管如此，作者又认为：文言小说好写，文言《聊斋》难写。《聊斋》是孤愤之书，只以鬼狐为奇不以其内容实质为奇者实是文学和思想的瞎子。本一世纪是人类社会大动荡、大变革、大反复的一个世纪，严肃的有识之士其实有着深厚的“孤愤”土壤。从这种意义上看，文言《聊斋》虽然难写，却又能写，《聊斋新志》就是经历了八十年代末的大痛苦、大裂变，在人类摆脱梦魇的九十年代的第一个年头产生的。作者常说：“一个时代过去了，但对那时代的思想整理尚未开始。”正是怀着这一遗憾，他开始了整理的尝试。当然，他知道文化作为思想的一个方面军，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方面军，小说作为文学的一个方面军……那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然而，仁者不卑其位，圣贤各尽其职，世界方能大同，勿以善微而不为！

写作也确是一种生命的渲泄。李太白云：“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李太白借以消愁的实有两样：酒和诗歌。作者憾无雅癖，借以消浇那万古愁愤的只能是他的文章了。然而，作者没有宝马轻裘，换取消愁之物，只凭他对亮白如素、却又倏然而逝的组成生命的时空的焦灼渴盼。

最末，作者道出他的一点微小期待。在现代汹涌的闪烁着刺鼻铜腥的文化大潮中，此书仍以古代的非市场的方式刊印，存在着被不合理的潮头隐没的危险。愿智者和知者慧眼识书，帮助它的远布和广播，作者愿与朋友共享知识的各项权利！

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

序

余自幼习文，且务玄虚，而致半生落拓。戊辰秋，忽有神赐，竟念及孔乙己开店：架书置案于宛街，办文书事务所。

国家渐昌，法律乃近年恢宏之业，人民初富，运舛方思及无用之文。缘此之故，余所办者讼事为多，余所书者不幸惟常。余之事务所又非官设，忠良德善皆愿倾倒肺腑，奸滑邪恶亦敢剖肚刮肠。诚所谓：病不忘医者也。余幸而能以显微方式阅尽世情百态。

事务所业务极繁：庭堂辩论，伏案代书，咨询问答，殊极辛劳。然念及天公赐我者厚：柳泉居士尚须以茶炊易故事之雏，余服务取费之余却能积小说之模，安可不于工余假节殚思竭智编织绮丽耶？遂有所积，编订成册，名曰《聊斋新志》。画狐画鬼，余无妙肖之笔，望勿见笑；描事描人，倘能醒世警人，则为幸甚！

陈 更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一序

目 录

作者自介·····	1
序·····	6
鬼啖·····	13
水怪·····	15
尸馱·····	17
药憾·····	19
女渴·····	21
机辩·····	24
神鞭·····	25
壮汉无名·····	28
捏红·····	30
巴布图拉·····	33
冯廷克·····	39
惠郎·····	42
医痴·····	44
“金曲连儿”·····	46
山墓·····	48

拈馍·····	50
尸骈·····	52
戴焕昌·····	53
平沙落雁·····	59
犬侦·····	63
大漠冤魂·····	65
颇钉·····	67
牛废·····	69
猪喻·····	70
龙藏·····	71
医圣·····	73
沉沦·····	74
房祭·····	83
娄鬼询道·····	91
奸黄·····	94
猫欺·····	96
妙音·····	97
归币·····	98
假仆·····	100
鬼邻·····	101
嗅字·····	103
李小秃·····	105

张蚌	110
骡报	114
陈学维	116
刘二妮	119
何氏女	122
棒狼	125
墙尸	126
墨面邵五	128
龟驮碑	130
南套	132
姊妹妮	137
语对	140
林姓	142
杨老四	145
虱票	147
家恋	149
“玉池”	151
赴洛	153
牛盗	156
《盗书》	159
卫七	160
无常	162

善功	164
“功痴”	168
冰美人	171
窈之厚	177
“史太林”	184
柳泉	191
指郎	203
小店风流	207
党山峻	214
清水塘	218
归去来兮	221
险途	225
小头国	232
叶证	237
绳谜	241
赵犬	246
情鼠	247
史剧重演	248
“知识青年”	249
鼠之竞选声明	250
温饱	252
狂生	253

金钩	255
猎痴	256
花疾	257
葛金	260
耳残	263
礼怨	264
楚士力	266
柳盗	268
升斗石	271
较贫	273
乱世之技	274
越境	275
老鸱	277
大呆	283
猪醉	284
盗某	285
酒残	286
瓜示	287
赵安	288
附 编	
安居	289
冷太福	292

实者得惠	297
晶心	300
付萍	306
黄老	311
孙庞	318
狗皮	321
官贼	323
巧解巧案	325
年头年尾	327
贼记	329
集瓷瓶者	332

鬼 啗

柏成者，川之彭山郊边人也。因家贫，少年从军。十五年后，举国克定，銜至将军。缘于军机繁忙，日拖月延，一十二载未曾衣锦还乡也。

适遇西南边务，道过成都，略顿。自川省兵务处择军马一头，策驰八十里至于彭山故宅。唯见草木萋萋，屋舍俨然，若乎儿时模样。柏成虽系武人，浓怀人子之情，环瞥故物，不免泪湿。拴马宅前，抚帽系领，入户见母。进槛，则老室昏暗，母倭羸坐于中堂灯下。其烛莹莹，冷光似月。母不唯额前增痕，且面长似刀，棱棱乎皮骨之状。柏成膝地伏拜，母嚶嚶然啜泣有声。柏成酸苦，仰以视母，老口豁然，恸而无泪，且稳坐不移。柏成悚然大异，自起欲坐。忽有老者扶杖自侧房出，面胀如瓢，青肿之像可以透光，杖地跺足，詈骂不止。柏成益惊，强以镇定，怯怯问“谁”。其声始发，即悟策杖指骂者，父也：唯颌下巨癭可证。柏成恭敬伏地，叩首请罪，则二老哭骂更烈，略无宥恕。姐姐嫂妹闻声踵至，或则面瘦似刀，或则浮胀如瓢，悉悉类乎二老模样。众或戳额，又或捣胸，意甚愤慨；叱骂中自指肚腹，揣其意者：饿也。柏成起身欲辩，老者杖击成顶，厉曰：“无求荣华，唯期五谷，生子不能食家，莫若食此不肖！”众受唆伸爪，撕裂成衣，张齿即啗。柏成推躲，难抵众力，兄喙已及颐肉，冷气袭人，大恐。强挣扎，众捉不放，惶惧之势，几欲倒地：倒，则毙矣。唯妹者恻隐，强掰兄

手，并挡父足，成得隙急逃。仓皇门前跨马，马奋蹄急前，缰绳未解，仰立长嘶，森烈振木。群人围裹又至，成惧甚，抽刀断缰，马窜逸如飞。至成都逆旅，军马汗毛如滤，齧棘不止，成则惴惴然不能自持，卧榻半日。向众述异，心惧略减。

翌日，武人之胆壮者群驰相陪，至于故宅，则屋舍不见，唯有青冢垒垒。察视冢左柏木，断缰犹然，尚可续耳。询诸邻村父老，指曰：庚子大荒，柏门悉歿，坟丘相聚，尽延其宅。柏成闻事，拔剑自刎，从者力劝方止。然啣声凄惨，直使坟草簌簌，君亲丘前，尽濡黄湿。

陈更论曰：“父老手足，死于谷断，柏成战者，究系何为？千里疆场，万颗首级，大梦初醒，愧煞人哉！”

水 怪

郎老五，宛人，嗜烟，业渔。瘦且矮，性悍怪。渔民常于网上缀铜角一，辟邪而已，老五则以四铜缀之，示坠于人曰：“非只辟也，且镇杀之。”闻见之人莫不骇异，或谓之曰：“逾分者当冒犯邪之忌。”老五大哂此论，搭网背篓，撒钓捕捞于清水之滨，无分晓暮。

某日，撒捞至午，未遇一虾。腹馁烟馋，躁怒万分，投撒特力，网网圆似筐箩。忽觉手沉，兴意骤高，慎以拖之，至岸，则一肉球也：大似巨鳖，耳鼻口目如人，唧唧发人语，并无肢爪。老五睹状悚骇，收网急逃。肉球吐烟如镖，乘乎其上，迅以追五。老五颠蹶翻仰，肉球紧踵不舍，且作厉声。老五仓忙无计，投网渔捕之。网落，烟尘消弥，定睛，则怪物罩乎其下，其神蔫蔫，并无可惧之处。老五置网不移，蹲坐埂上休息。上以指天诮让之曰：“日炎炎乎晒尔。”肉球求放，其形惶惶，其声如牛。老五曰：“我本无心害汝，汝却必欲坑我，吾当陪汝承天日哉！”言毕，仰天视云，洋洋撮口曲啸之。

肉球已有汗出，哀哀曰：“我本清水怪，呼风唤雨，莫有不能，取珍拿银，亦易为之。放我，必允君求，以报大恩也。”老五不睬，唯谓：“食人之物，必自食言也！”肉球汗已大出，恳曰：“今若食言，必遭雷殛。君之何求者，告我，明晨必在檐下矣！”老五自思，雷击电劈，凡妖邪之大忌也，既出极言，其意必诚，遂以钱、烟约之。关于钱、烟之量者，肉